



传承弘扬、创新发展“晋江经验”
晚事如烟 泉因有你
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

主办单位: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 JINJIANG CULTURE & TOURISM GROUP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我对编辑与记者怀有与生俱来的羡慕与尊重。17岁参加全国高考时,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某名牌大学广播与编辑专业,后来被提前批的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录取。大学毕业时,也算“学霸”的我,梦寐以求的就职单位之一就是泉州晚报社,可惜失之交臂。但我与编辑与记者的“缘分”却一直未了。大学时代,我担任过校学生会、团委会机关刊物的主编,被聘为全国学联、团中央特约通讯员;走上工作岗位后,我先后担任过泉州市政府公报室主任、《福建年鉴》泉州编辑室主任、泉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,还兼职过《经济日报》泉州记者站站长、《中国市长》特约记者等。

算起来,我与泉州晚报副刊部“情缘”最深。1992年秋,我第一次给副刊部投稿,是一组散文诗,共三篇。忐忑不安等了三星期,没有消息,不抱希望。一天下午,正准备给一个干部培训班上课,铃声响前几分钟,一个学员对我说:“老师,拜读了您今天晚报的大作,您的文笔真美啊。”我吃了一惊。发了?三篇全发吗?删改了多少?不会面目全非吧?整堂课,我有点魂不守舍。

一下课,我赶紧到办公室找报纸,一看,有点惊奇:三篇全发,而且一字未动!后来,素昧平生的编辑在电话中告诉我,不到一个月发表算很快啦,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也很正常,副刊部几个

人都认为这个新人作者文字优美,感情真挚,有培养前途。一番话直让我无言感动。

我这组散文诗,是写武夷山的,分别是《鹰嘴岩》《玉女峰》《九曲溪》。当时我正行走在人生的低谷,满腹的愁绪无处安放,便将难以言表的苦楚与迷茫,都揉进了武夷山的山水之中。所以写鹰“也许,眼睛成为你生命最大的伤口”“你无法忘怀第一次翱翔所遭遇的重创,从此不相信天空纯净的颜色”;写玉女“没有也未曾想掉过头去,因为你走进心灵却走不出心灵”;写溪“你一生的命运又怎能不曲折折呢”云云,颇有点心路历程的影子……那个时候,泉州晚报副刊就像一束穿云而下的阳光,刹那间炫了我的眼,顿使我疲惫的心洒然而醒。看到自己的倾诉变成文字,郁结在心的情绪突然有了出口,就像是一个陌生而温暖的拥抱,告诉我:你的痛苦有人懂,你的表达值得被看见。这也许成为支撑我走出低谷的重要力量。

作者应邀担任泉州市教育局、泉州晚报社等联合举办的“教育随笔”征文大赛评委并撰写感言



诗艺术技巧例话》等文集也收入了我的作品。其中,我在泉州市委宣传部和泉州晚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“泉州市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员故事征文大赛”中获得一等奖的作品《留住初心,留住青山》,被“学习强国”全国平台选用,阅读量超10万+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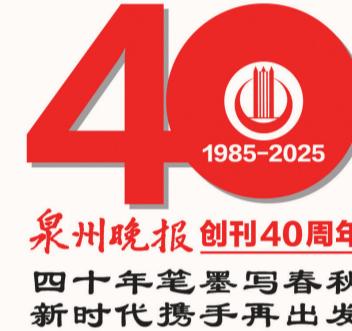
喧嚣尘世,因缘际会,为文正如为人,虽有偶然的因素,但本质上都是修炼的过程。我是幸运的,我在二十几岁就遇见了泉州晚报,这应该是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勉力努力、以期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的重要契机。

这一路与晚报同行,恰如一棵树与一片林的根系在时光深处盘错相连,共同汲取泥土的养分,也共同承接风雨的洗礼。这也是一个人与一份报纸跨越岁月的相濡以沫,在各自的年轮里,都刻下了彼此馈赠的光与热,于笔墨春秋中,互为映照,共同朝着更辽阔的天地,生长出属于修炼者的葱茏与丰茂。

(作者系泉州经贸学院党委书记、研究员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

凌晨,想起父亲

□蔡晓芳

若将枝头的飞鸟
认作曾为石匠的父亲
它羽翼间必藏着碎石与尘土
喉咙里滚动整座山的草木
当风的指尖掠过尘世时
所有倒伏的稗草
都将身披朝霞,竖起脊椎的形状
此刻,只要我伸出手来
那些被凿进岩层的星辰
就会从父亲那把铁钎的锈蚀里
喷涌而出
我怀疑万物都有隐形的翅膀
就像人间有永不失联的爱
有那么一瞬,恍惚间
我又听到了
父亲喊我的声音



犁田

□康玉琨

1999年1月,春节刚过没几天,我就到学校报到,准备继续履行语文教师的职责。当时,一位校领导对我说:“在这里当老师,很辛苦的。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我本就是农民出身。”他笑了,理解了我的意思:农民兄弟是不怕吃苦的。

我在读初中的时候,课余时间就经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,还当众得过队长的表扬:不计较,不偷懒。常见的农活割稻、插秧以及劈岸我都驾轻就熟。劈岸就是用一种专用的长柄弯刀,劈除田埂上的杂草。

起初,因年龄尚小,犁田、耙田这种粗活、重活我没有干过,后来,读了大学,当了老师,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然而,犁田的常识我还是知道的。农人犁田的情景也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天刚蒙蒙亮,晨雾尚未散尽,我就看見父亲蹲在屋檐下,用砂纸打磨那柄老犁头。犁杖通体黝黑,是用老槐木制的,木纹里渗着几代人的手泽。犁辕前

端的铁环套着牛轭,后头的犁梢像弓弦般紧绷。最妙的当数犁铧弯月般的弧度,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,父亲说:“这铁器比人更懂得土地的脾性。”

水田里泛着镜面般的光泽。大水牛立在旱地里咀嚼草料,鼻孔喷出的白雾在凛冽的空气中打着转。父亲把牛轭套上牛颈时,大水牛的肌肉忽然绷紧了,青筋在褐色的皮毛下隆起,仿佛记起了某种古老的契约。

“犁要端得像杆秤。”父亲的脚掌陷入春泥,犁梢在他掌心攥紧。当犁铧刺入泥土的刹那,沉睡的土腥味漫上来,惊醒了蛰伏的草籽。犁铧卷起的泥浪呈扇形铺展,新土追着旧土,如同墨汁在宣纸上洇开。大水牛弓起的脊背与父亲弯下的腰身,渐渐叠成相似的弧线,田垄间蒸腾起独特的地气。

至于“犁田”之后的“耙田”,情况大致类似,只是把“铁犁”换成了“铁耙”。“犁”一般是在旱地里劳作,核心

是“翻”,改变土壤垂直结构;“耙”一般是在水田里劳作,核心是“碎”,改善土壤水平状态。两者配合是传统精耕细作的关键,也是插秧播种前的两道重要工序。

还有一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格外清晰,那就是“老牛拉铁牛”。20世纪80年代,我们村道路崎岖,交通不便,而且多数水田比较狭小,甚至是烂泥田,并不利于拖拉机作业。曾出现拖拉机在烂泥田里越陷越深,即便发动机冒着黑烟,拖拉机手急得满头大汗,也无法让拖拉机摆脱困境,最后还是靠大水牛把它拉了出来。

不久前,我回到老家。看到一个当年的伙伴正在插秧,其手法娴熟,速度飞快,我不禁夸奖他,说他是“田埂上一道最美的风景”。他却不无遗憾地说:“现在农村养牛,大多是奶牛、肉牛,几乎不见耕牛了。已很久没有用大水牛犁田、耙田了。”

在我们村子里,如今大水牛犁田的景象是难得一见了,但精耕细作的传统却继承了下来。农人们更多地把这种吃苦耐劳、一丝不苟的精神用于茶叶的种植和制作上。

壁虎

□蔡天敏

想看它捕食瞬间的情景,可这样的等待,常常让人失去耐心。你在庭院玩老鹰捉小鸡,或者玩捉迷藏……过后,不甘心放弃好奇心,目光再次搜索白晃晃的墙壁,会看见那只壁虎转到另外一个角落趴着。当然,不同时间,趴在不同位置的壁虎也许不同,每只壁虎的模样、大小都差不多,我也分不清。灯光半昏半明,在那时属于有点奢侈的照明,也是大厝人家给予乡邻们的一个小小福利,大人们在此聊天,小孩子在此玩耍。

飞瀑惊鸿

□黄秀惠

撞击在岩石上,冲起阵阵大浪,水花飞溅如碎玉,直扑对岸观景台的人群。

我也被这水雾淋湿了!这闻名遐迩的黄果树瀑布,飞溅的水花落在我的睫毛、脸颊、衣衫,我舍不得拂去,只想端来大玉盘,盛放这大珠小珠。

游客越来越多,想找个角度拍照都难。幸而景区摄影人员在“全景绝佳处”设点,我们以咆哮澎湃的黄果树瀑布为背景,拍下了旅行者的欢欣。这一泓清幽的潭水,是大地深邃的眼眸,还是群山多情的清泪?

此刻,这股磅礴的力量撞击着我的心。我真真切切地站在从小在书上看到的黄果树大瀑布前,耳畔响起一首歌:“此时已莺飞草长,途经日暮不赏,这世间的美好

大人们对壁虎的了解自然多很多。邻居大叔是我们小镇的一位药剂师,他说,壁虎也能入药,他还讲了这味中药的传统制作方法:把整只壁虎放在新的瓦片上烧烤,然后研成粉末……我听后十分惊愕,也很想收藏一枚新瓦片。林黛玉吃的冷香丸,撇除主料不说,单单配料的液体,就要取同年雨水、白露、霜降、小雪节令中的雨露霜雪,各十二钱……这般独特的用药之道,既彰显着传统医药对自然物候的精妙把握,也勾勒出中医药文化独有的浪漫与神秘。

都是环环相扣的……”是啊,大自然以巍峨神力,将最壮美的诗篇赠予人间。

许多游客往“水帘洞”方向而去,我和先生转道探寻《西游记》取景地——陡坡塘瀑布。

眼前又是一番震撼!河道上的瀑布,浪涛如万马奔腾,轰隆隆、哗啦啦,一浪接一浪,奔涌向前,气势恢宏!滩坎宽阔,横冲直撞的水浪让整个山间充满雄浑的力量,我的身心已完全融入这山间的瀑布群!

山里的雨说下就下。我们跑到小小的驿站停歇,顺道买点美食。嘿,偶遇山中的太阳雨,就着可口的小点心,不亦乐乎!

从驿站走出,《西游记》取景场景渐次铺展。师徒四人取经的磨难曾是童年“降妖

壁虎带给我们的恐惧同样挥之不去。壁虎在遭受威胁时,会断尾求生。我们听大人说,壁虎断落的尾巴还会动,要是钻进人的耳朵里,人就会耳聋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!于是看到壁虎,我们就双手捂紧耳朵,躲得远远的,生怕一不小心它就钻进耳朵里。大人们还说,壁虎会撒“毒尿”,一旦被它的尿液溅到,要赶紧清洗掉,否则皮肤就会奇痒红肿,当然,这些说法缺乏科学依据,就像民间流传的“指月亮割耳朵”,大抵是大人哄小孩需远离壁虎的话术。

这是六十年前,在大厝庭院外墙下看到、听到的故事。如今,那庭院,那盏灯,那壁虎,都成了遥远的记忆,刻印在我的心间。

“翻魔”的囁囁哈哈,长大后才读懂这经路恰似人生旅程:少时如八戒,贪吃偷懒,遇困难便使“大师兄”;青年如悟空,七十二变,披荆斩棘,方能让父母信任、逆旅顺行;中年似沙僧,“一头挑着生活,一头挑着命运”,肩担重任、默默付出、一路陪伴;暮年若唐僧,历尽千帆,看透世事,有着“坚忍”与“万般慈悲”。千般解读,万种感悟,此刻站在这轰鸣的水岸,我思绪万千。

从书本照进现实,亚洲第一大瀑布——黄果树瀑布!见你,一眼万年!

山高路远,终抵君前。我读懂了你的恢宏、你的咆哮、你的宽博和亘古长流。

一山一水一世界,洗濯了凡尘俗世中被熏染的心。从今往后,愿胸怀如潭坦荡,

心境似潭澄清,或许,放下执念,方能轻装前行。



繁华中自律,低谷中
自励。

四季木槿记

□王邦尧

阳台上那株木槿的最后一朵鲜花,被我上面糊下锅油炸吃了!

从走到阳台看到木槿花只剩最后一朵,到这朵花被我快朵颐,过程不过几分钟。我先是用两指捉住它微合的花瓣,把它从枝头摘下,直接走到厨房用水冲洗去浮沫。一分钟调好面糊,一分钟下锅油炸,半分钟拍了个照,然后不过几秒钟,它就像人参果滑落猪八戒的肚子一样迅速进入我的口腔。滋味如同刚入锅时被油温激得花瓣舒展一般,在我的大脑里“开了一朵花”,随后便滑入腹肠归于平静。不过还是有点余韵,那便是之后的几分钟内,我忍不住想哈哈大笑,既笑我煮鹤焚琴,又笑我夙愿得偿。

说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愿望,不过是口腹之欲,一朵木槿花成就了我小小的幸福。然而一次次小满足的累加,才足以堆叠成大大的幸福。

第一次吃木槿花是在福建的一座小城。这里山水幽静,给我留下美好印象,饮食也如山水一般令我难忘。那次是与友人同去,在市郊一个半山的山庄里,吃到一道滋味清美、口感滑嫩的汤。问及材料,主人才告诉我们,那是他们一大早赶在木槿花全开前摘下来的花打的汤。“需用白花木槿,比紫花木槿口感好得多。”主人还特意强调。

木槿在农村常成排种成木篱,枝叶也可以摘下来洗发,我竟不知它的花朵也可以食用,且如此味美。我曾因杨万里的“漫栽木槿成篱落,已得清阴又得花”而喜欢木槿,如今,就更添一份欢喜了。

次日,主人又摘了木槿花用来煎鸡蛋,依然是鲜滑爽口,融合鸡蛋的香气,滋味如同夏日燠热里的一股清风。后来,我又与家人去了泰宁,不是在山庄,而是在沿河的小餐馆,点了一盘木槿花煎蛋,家人同样赞不绝口。华灯初上的山间小城,下班的人车熙熙攘攘,行走一天的我们坐在河畔,享受着一盘木槿花带来的清爽慰藉。

与木槿的两次口腹之缘,都定格在那一座山间小城。后来,吃木槿花只成了念想。因为好像此后,便很少见到木槿了。小区里倒是种了几棵木槿,每到木槿花盛开的时候,一树清紫,“煌煌有光色”,美得如《诗经》里“洵美且都”的孟姜,令人注目。如此,便不忍下手了。加上是公共区域,且小区的绿植经常喷杀虫剂,也便只能让它们朝开暮落,自由美丽了。

后来,我买了一盆木槿,精心照顾了一年,竟结了数十个花苞。养花多年,何曾有过如此盛大的嘉奖?不免一日看三回,更加殷勤看顾。谁想我家的木槿竟是敦厚,它不爱数朵同时竞艳,只是一日一朵地开。它是怕我无花看,帮我安排了一个漫长的花季,每日派一朵花相陪;有时不小心多开了一朵,亦像是知道自己打乱节奏一般惭愧,蜷缩着花朵,开得比另一朵小,谢得比另一朵快,惭愧而来,匆忙而去。

假日里每日午后,阳台风大,我总是拿着书本、备好茶食在阳台闲翻。看累了抬头,一朵紫缎样的花儿静静开着,它似在枝头独自美丽,又似在专门陪我,日复一日。想起诗中所谓:“一秋朵朵红相续,比着人情大段长”,确实,这陪伴的恩情比人情更绵长。

因为每朵只有一朵花,一朵花能怎么吃呢?只好放弃了吃它们的想法。可是若不吃,连一朵都留不住。日暮,最后一朵木槿正欲含苞,悠长的花期即将结束之际,我用一点面粉裹挟着它吃下,也为那段日日午后在阳台读书、与木槿相伴的悠长假期画上句号。

一朵木槿花是什么滋味?大概是假日里那些看花读诗的清浅时光之味吧。

趣话“猴年马月”

成语“猴年马月”常被用来调侃“遥遥无期”,和它相反意思的成语有如“指日可待”。

古人用天干地支+生肖组成了一套“时间密码”,“猴年”好理解,按生肖12年一个周期,下个猴年出现在2028年。“申”对应的是猴,“午”对应马。“猴年+马月”的组合,本质是“申年+午月”。

上次“猴年马月”出现在2016年,下一次“猴年马月”将出现在2028年的农历五月,此外,2028年有闰五月。

